



空城

这个城市已经空了
失了最初的意义
如果没有了爱情
如果是这样
那么只能撒手离去
是这样吧

菊开那夜

著

空城

菊开那夜

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3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城 / 菊开那夜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3. 11
ISBN 7-5442-2594-1

I. 空... II. 菊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74944号

KONG CHENG

空 城

作 者 菊开那夜
策 划 袁杰伟 杨 雯
责任编辑 汪冬梅
装帧设计 许 菲
插 画 蝶 壹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
电子信箱 nhcbgs@0898.net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40 千
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5442-2594-1
定 价 18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人 物 介 绍



陈
良
久

眼睛细长，唇间却又分外透着倔犟；

年轻，眉目里有肆意的情情；

冷艳，总是人群中最特别的女孩子。

看起来懒洋洋，一脸无所谓，但多才多艺，大学第一年就是全校最出众的女生。举手投足间的魅力，不在乎的气质让很多男人爱上她，可爱的小男生，家世良好的同学，路遇的 taxi 司机，还有很多买醉的有钱男人……

铁路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漫长延伸，大多笔直，偶尔交叉。呼啸着风驰后，一片沉寂。

铁路也是件很寂寞的事。

她一个人在铁轨上踏着枕木，有规律地一步步走。



傅 斯 焦

肤色淡黄，眉目柔和，恬然，嗓音甜美，外表精致婉约的女子。大学里校报的主编，校广播台的主播，工作后杂志社的主笔。内心同样有无法释然的对爱的眷恋和痴著。

不再一次次要为那个告别的姿势徒劳奔波，有了你，世上所有的男子都成虚无。你在某个城市诱引着我，使我不能甩脱，不能视若无睹。我仍然要向着微光而去，哪怕知道没有任何益处，我喜欢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愚蠢，那样的蠢，哪怕成了日后你的笑话，也在所不惜。



盛

云

集

.....

云门舞集，优美如诗。整场舞会盛
云集没有停过，三步，小拉，伦巴，
恰恰，转三。她从小学芭蕾，对舞
蹈极有天赋，曼妙的身影，翩跹于
舞池，擦亮了全场的眼睛。成为全
校男生瞩目的焦点。

他为着她的缘故，在校外租了房
子，简陋的，狭小的，幸福却四溢。
她拿着烹饪书，做他爱吃的菜。他
从背后搂着她，下巴抵在她的脖子
里。暖融融，是暖的，他的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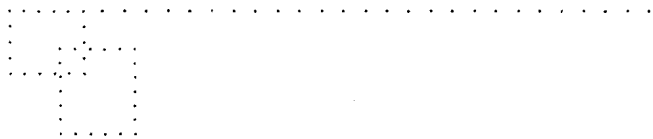


她是四人中最早结婚的一个，毕业两个月后就与赵平喜结良缘了。婚礼很盛大，碧樱穿着低领的白色婚纱，满足地笑了。是她喜欢赵平，她的喜欢出于现实的考虑。碧樱在恋爱前就将赵平的一切探明，他是A城本地人，独子，家里有两套房子。

我一直想搬到这套房子里，现在如愿以偿了，不过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是失去的痛，你却从未得到，你是得不到的悲。

one

有些梦想，我们穷其一生只是捕风，或扑空；有些追求，生来就是镜花水月，徒然地看着它一点
点灭；有些寻找，穿过了荆棘，却发现它从未存在过。一切的一切，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觉。愚笨如我们，失掉聪，失掉明，一颗心枉自左盼右盼。



捕 风 ， 或 扑 空 。



1996年夏，她们四人被安排在一间十几平方的房间里，朝南，睡上下铺，清一色的蓝白被褥上刻着A大的名字。

斯樵还记得良久穿着长长的裙子趴在阳台上抽烟，给所有人一个背影，看起来寂寥孤傲。

她们住在六楼，再上去便是天台了，每天早上都有脚步声啪啪地从耳边敲过，一长串的，越来越近，或者远。整幢女生楼只有天台的阳光最充沛，仅有的几根麻绳沉甸甸地挂满了衣物。天台的栏杆上则晒满了被褥，常有失窃事件发生。

斯樵就曾丢了一床垫被，恼火得整夜失眠，次日中午回宿舍，竟发现垫被回来了，但明显比她原先的要新，良



久朝她眨眨眼睛。

斯樵有些惭愧地睡在不知来历的垫被上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女生宿舍接二连三有人丢失垫被，张三偷了李四的，李四则对王五下手，王五又使赵六遭了殃。周而复始，循环不止，不久后，斯樵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垫被，她自梦中笑醒。

走廊里的灯还凄惶惶地亮着，从这端看那端，就像一个越来越模糊的隧道，风哗哗作响，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。

经年后，斯樵仍然会想起 A 大女生宿舍，想起四年中诸多往事，点点滴滴，细细碎碎，就像一地玻璃屑，有着微弱的疼。

毕业后斯樵去了家杂志社，在城南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。

斯樵住在 A 城的老城区，巷口有个大爷特别酷爱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拉，斯樵总是被凄惨的呜咽声吵醒，睡梦沉酣，缓缓睁开眼，辛酸爬上心尖陡陡游走。

但没有人会去找大爷的麻烦，他一穷二白，孤家寡人，最不惧的就是是非。他看上去如此寂寞，时刻盼望有人找他理论。

大爷一张板凳，一只茶垢难除的杯子，嘶嘶地拉起二

胡，四下乱走的音律划伤了听者的耳膜。特别是下雨的清晨，和着风雨声，尤为令人发狂。

斯樵总是迅速起床，穿衣，冲出巷口，逃出《二泉映月》的劣质版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找家点心店坐下。

在A大时斯樵很少吃早饭，常常去校外买蛋饼，一团面粉铺在平底锅上，撒葱花、鸡蛋，裹根油条，涂上甜辣酱，便是一顿香喷喷的早餐。

很久没有吃那么可口的东西了，斯樵在点心店里胡乱挑起阳春面往嘴里送，抓紧时间，节约费用，打发了一宿的饥饿感。

斯樵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也不喜欢所住的房子。房东老太太翻着一双死鱼眼，对门的小孩那般爱哭，她母亲总是把小孩的鼻涕随手一甩，有一次差点甩到斯樵身上，斯樵倒退三步，那小孩趴在母亲的肩上幸灾乐祸地笑。

盛云集的男友在N城，三小时车程，学生证半价的次数用完了，云集就向别人借，结果全宿舍的学生证上都涂满了A—N的字样，记载了云集每一次的相聚与别离。

单程是她高中时的学长，总是将过去的考卷借给她，一大叠，都是高分，他那样的优秀，考上了著名的N大。他在信上说，希望一年后可以重逢。她填了N大，但差了两分，落到了A大，哭了整整三天，迟迟不肯去注册。